春秋管窺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管窺十二卷

國朝徐廷垣撰廷垣秀水人官新昌縣縣丞朱彝尊經義考不載其名疑其書晚成彝尊未及見也自孫復以後說春秋者始尚深刻朱子謂其如商君之法棄灰於道者被刑蓋甚

之也南宋以來沿其遺說往往務為苛索遂
使二百四十年內無一完人甚至於貶黜天
王改易正朔舉天下千名犯義之事誣稱為
孔子之特筆而聖經益為邪說所亂矣廷桓
自序駁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
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
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
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為

所制禮經明聖人所筆動依典型初未嘗私自立法以襃譏當世行事為也襃譏且不敢私而況敢行其賞罰乎子思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禮樂且不敢作況敢賞罰王侯君公乎乃論者謂孔子作春秋行天子之事善者賞之不善者罰之王可黜其天君可削其即位列國諸侯可以人之名之侯黜為伯為子子陟為伯為侯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

復置議如其曲説偏斷理有窒碍則就經文先後之例以駁正之原以經辨經非敢妄用己見名曰春秋管窺未知果有當於聖心與否聊以備好學深思者之寓目焉耳徐廷垣序

取魯史舊文裁成筆削寓周公之典禮為一代之憲章而隱公元年當平王之末正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時也故於此託始焉

春王正月

春者時之首正者月之首國史紀事必繫歲時月日以次先後而春秋之名義取於時故每歲必具四時雖無事亦志其時之首月以成歲序而節候之早晚陰陽之順逆天時民事之從違亦於是可攷此史與

歷之相為用也首月必冠以王所以尊天子之正朔明率土之濱莫敢不奉焉耳隱不書即位左氏以為攝夫攝者行其事而不居其位之謂若伊尹之相太甲周公之輔成王皆嗣主幼弱不能臨御故總其政以居攝非敢踐天子位自以為天子也四海臣民亦無有以天子目之者今隱公自稱曰寡人臣民稱之曰君天子聘之大國會之小國朝之孰曰非君也者而豈得謂之攝穀梁以為成公之志是也夫隱志在

讓桓則其行告廟即位之禮未必不殺或如後世之元旦免朝賀者春秋成其志故元年書正月而不書即位後十年俱無正月以表隱志終於讓也東萊呂氏謂自周失政諸侯私其土專其封父終子襲莫知受命於天子故春秋首削隱公之即位以明萬世為子為臣之大義其論甚高然周之千八百國建自唐虞夏商父終子襲相沿已久其在西京盛時諸侯即世亦不過告終而已嗣君免喪而朝未嘗待命而後即

附論周正

廷埴曰自昔王者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夏正以寅殷正以丑周正以子合於天地人三統三代各據一統以迭為登降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孔子作春秋於魯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左氏又繫王於周曰王周正月蓋正月即首月也孔子何冠之以王所以尊天子之正朔也天子非周乎左氏何又繫之以周曰三代之正不同稱王周

以為災而伐鼓用幣平子疑六月非四月故禦之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蓋言周之六月為夏四月也是年冬有星孛於大辰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其言三代月建尤明夫太史梓慎皆孔子以前人左丘明孟子皆周人共稟一王之正朔其所言豈不足憑而文定斷為孔子所改不亦誣乎又蔡仲默之釋尚書亦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以詩言四

序俱以夏正即豳風七月之詩周公亦循其舊而弗改乃順乎土俗從民所喻也寧謂聖人而有蔑棄天子擅改正朔之事乎讀春秋者當先於此辨焉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及者何公羊謂我欲之穀梁謂内為志程子曰凡盟内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兩國以上則稱會余觀春秋魯與列國特相盟者二十六其書會者八餘皆稱及謂及為内為志則啖之

盟戎請之越之盟鄭伯拜盟非魯志也而稱及謂會為外為主則趙尋蔇之盟柯始與齊平衡雍以晉討而郲盟暴以戎窺而專會非外為主也而稱會謂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乃及處父及晉侯赤棘長樗等盟俱非魯地而外為主何以稱及也謂兩國以上稱會耶則首止之盟八國蜀之盟十二國而稱及公羊穀梁程子所釋俱與經未協愚謂會者合也諸侯聚合而相見於郤地謂之會及者與也言我與彼也

以先會而後盟故稱會其弗會而遂盟則稱及皆文之所宜非義例也何以知之曰黑壤平丘公不與盟則書會而不書盟新城於蜀書會又書盟此知有會在盟先矣宋之盟晉楚爭歃黄池之盟吳晉爭長惟弗會而遂盟故有臨事之爭會則既序例矣何再爭之有此知有弗會而遂盟也何以見及為文之所宜無義例也曰於首止殊會以尊王世子則公與諸侯不可言會故書及於盟陳袁僑則諸侯既同盟而袁

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然親迎雖古禮而諸侯有宗廟社稷之重不得擅離其守故使卿逆若文王之親迎於渭以未為君也韓侯之親迎於蹶以入覲而還也漢儒泥於二詩遂謂諸侯必往迎於妻邦固矣程子謂逆於館者甚協乎禮之中按莘國即今陝之郃陽邑所謂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而周國亦濱於渭詩稱造舟為梁親迎於渭者亦止逆諸境而未嘗曰親迎於莘蓋或逆於境或逆於館皆親迎也裂繻不稱

子氏隱公夫人婦人之義從君故不書葬

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

日之行度有一定之數歷家謂晦朔交會之辰與月同道同度為月所揜則日食春秋不言為月食者自下視之見食而不見有月聖人不以所不見者瞹人故曰日有食之自古日食有一定之數精於歷者推之至千百年不差晷刻亦無當食不食之事縱陰雨

陽微之否以感來復之亨而不敢以行度有定委諸當然之數夫豈好名而然哉其獨於天人感應之理微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子卒曰崩崩者自上墜下之謂天子者天下臣民所共仰戴尊高無出其上故臣子稱其卒曰崩史書亦曰崩若自天墜然諸侯卒其國自稱曰薨薨之為言瞢也日月無光之象臣子於其君卒失其所瞻仰

左氏釋之詳矣公穀作尹氏以為天子大夫謂外大夫不卒以天王崩為諸侯主故卒之按氏者族也如季氏孟氏之類經書尹氏立王子朝以其族故稱氏非一人之謂若卒在一人而稱族豈禮也哉昔周名二公之主東西諸侯乃分統以夾輔周室非天子崩而始為之主何獨於尹氏為天子崩而諸侯主之也劉卷者非外大夫乎其書卒豈亦以天子崩乎公羊又以為譏世卿夫周名毛甘畴非世卿而獨譏尹氏

好為魯志也而稱及若魯濟齊桓越境而謀伐山戎

實齊志也而亦稱及則不專内為志明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不稱公子以固請興師擅兵黨惡故疾之也會伐

鄭乃再興師非重序也蓋四國先伐在夏翬會伐在

秋經分二時左傳稱四國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固請而

稱人衆詞也子承父位與自外納入俱不書立此書
立者嘉衛之能立君也州吁弑簒王法所必誅而天
子不加討諸侯不問罪宋陳蔡方與結黨修怨位已
定矣宗廟社稷實主之矣三綱幾於泯滅賴純臣如
石碏計離其權位啟誘乎陳衷卒致賊人就戮求先
君之嗣而立之使民人有主宗社復安故書衛人立
以嘉之晉不稱公子宜立者也若尹氏立王子朝稱
尹氏見其私也稱王子明其庶也立同而詞固異矣

用八佾厥後羣公之廟亦皆踵而用八今於仲子之宮始用六羽故曰初言始用諸侯之禮也衆仲魯大夫之達於禮者其對羽數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實周之制而公羊穀梁又分諸公六佾諸侯四佾以六羽為僭而譏夫周之廟制與葬期自天子及於諸侯大夫士皆以二為殺公侯伯子男總曰諸侯而無分等差何羽數獨分公與侯耶公侯分則伯子男亦不可無分以二為殺侯既四佾伯當二佾子男

大夫士竟無之矣其説難通故羽數當以衆仲之對為正

邾人鄭人伐宋

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渝變也平成也左傳釋曰更成言變怨而為成也然

變平為文義頗不順公羊穀梁經文皆作輸平按輸者送也猶納也謂納地以請平於我於義為順疑左氏作渝有悞何以知為納地八年使宛歸祊左傳雖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然以地易地必兩相允而後行魯未允其請鄭曷肯先以祊歸魯既受祊而終隱之世許田未酬鄭豈甘受直待桓立而復以璧假耶葢鄭與宋頻年搆兵魯黨於宋而讐於鄭鄭之患也今見魯與宋隙欲結

不果成亦非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娣待年而始歸娣不書歸以紀亡後叔姬歸酅以奉宗廟爲能全節守義故賢而志其始歸

文定因謂盟帥師為寵愛奔歸為薄友恭按左傳夷
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衣服禮秩如嫡此寵其
侄而非寵其弟不應以子累父鄭語魯叔肸無所表
見非寵任之過陳黄以慶氏專而出衛鱄以君無信
而出非友恭之薄何皆以弟稱也謂盟帥師為寵則
列國公子奉命而盟帥師者多矣何公子不為貶而
公弟即為貶耶且魯莊之兄慶父伐於餘丘鄭襄之
弟去疾伐許俱帥師也而稱公子魯季友莊公之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於大丘正禮所謂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也蓋遇有遇禮會有會禮俱周制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者天子賜鄭為東巡之湯沐邑以祀泰山許田者天子賜魯為畿内朝宿之邑以祀周公也祊近魯而許近鄭故鄭欲易之然鄭方欲結魯援以孤宋故先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陰陽之氣蒸鬱而為雨磨戛而成雷電則陰陽之光

防而實藉魯之勝勢鄭不能越國以有乃歸魯市恩
非真不貪其土魯亦直受無辭故不曰歸而曰取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有相朝聘之禮書以記邦交厚薄滕薛二國來
朝乃不期而會非旅見也故臨事而爭長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此正為鄭莊所欺耳許逼于鄭而遠於齊魯齊魯固不能越國以鄙之也鄭莊實欲拓境而藉兵齊魯既入其國而佯若不有委之于齊齊遜于魯魯亦弗受齊魯非真不欲勢不能有也勢不能有而以與鄭此固鄭莊之所操券而得者而猶恐以滅國見嫉故居許叔于許東偏而飾其文辭以掩人耳目若莊果不利其土地何不返許君而復其位乃使公孫獲分據其國等許叔

春秋管窺卷一

春秋管窺卷二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於首月必書王惟桓不書王者以桓弑簒王法所必誅而天子諸侯不之討國人不能正其罪是無王法矣無王法故不書王所以見天下之無王也元

年稱王者以桓雖無誅而法不可以或亡有王則有法故書王以謹其始十年為數之盈天道迴環宜有起而明其法者故書王以謹其中十八年桓殁矣罪雖逃焉而法固不可以終亡故又書王以謹其終凡三書王者見王法始中終所不貸也然玩之則有義跡之則無文所謂春秋之筆微而顯婉而成章也

公即位

繼弒君不言即位以不忍即位故也言即位是無不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以不朝而致王討非無罪也故書伐蔡衛陳書從王者明以臣隨君之義非諸侯會伐所比不書敗者臣不得抗君義所當諱也王何以不稱天凡稱天王者皆冠於事上今僅舉從伐之國以所從者王故曰從王此文之當省與公朝於王所之王同無他義也或謂去天以示貶是以匹夫而絀天子敗倫傷化孰甚豈聖人垂訓之意乎

南如曹必假道於魯故過我而書左氏謂度其國危遂不復為次年來傳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者實也書寔來者言去冬如曹今實我來假如曹之名以去國也謂寔為名非也名則當繫於州公之下不繫之國與爵後而突如其名於次年之來安見其即此人也程子謂五年如曹尚為君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然諸侯失國皆書國與爵無竟書

時因田而講武令盛夏習戰妨農厲民故書以志不時諸家謂大蒐大閱大雩俱天子之禮因事以譏其僭非也大雩前已言之矣若蒐閱之云大者謂悉徵國內之衆大講武事非以大小為天子諸侯別也傳稱晉子犯曰民未知信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又鄭子產簡兵大蒐二子皆秉禮者而行之則知大蒐不獨為天子稱也矣

蔡人殺陳陀

曰朝彼以朝禮來則我亦以朝禮接之何以見其失

地穀鄧去魯甚遠國小而逼於强楚惟朝夕吞滅之

堪虞豈暇歴數千里而來朝惟失地則不擇遠邇遇

可托而托焉斯已矣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周之制也周雖改正朔而行事

則用夏時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正烝祭時也時

則不書此何以書為五月再烝也

姓諸侯主之遂逆者亦天子之命非謂祭公專也蓋王之娶紀魯為之主其納采問名納吉納幣等禮必行之在先故逆稱王后千里遠逆使遂事無反亦先命之故傳曰禮也來不稱使者婚禮不自為主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不曰王后而曰季姜者自父母國言之也在周則以后逆在紀則以女歸未敢即曰后也京師天子之居不敢斥言天子而曰歸于京師猶言歸于天子云耳

言戰升陘之戰書我師敗績而不諱何以爲言戰則

敗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者鄭之執政也公羊以爲賢而不名非也擅廢

其君立不當立此亂臣也惡賢而字之胡氏以祭仲

突歸于鄭

凡公子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諸侯納之曰歸突何以書歸由外納也國逆則繫之以國外納則不繫以國突以外納故不國凡入與歸例不稱公子公羊謂突名爲挈乎祭仲言歸爲順祭仲穀梁謂突爲賤之歸者易辭此皆不察乎春秋之例而各執己見言之也

鄭忽出奔衛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虚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左傳謂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愚謂鄭宋交惡主兵宜在鄭宋今紀以小國而先鄭伯齊以侯爵而先宋公則主乎是戰者實紀與齊何言乎鄭宋也蓋齊欲滅紀合宋衛燕師以逼紀紀懼其亡結魯鄭以為助是主兵者齊紀故經序二國在先而鄭實欲戰故左氏又明其志非傳與經相違也戰不言地左氏謂後也公羊以不地為近於圍夫圍則書圍戰則書戰固無戰而又有近圍之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夏五

此史闕文也明夏五月而聖人不敢加一字慎之至

廢百且距災三日必已戒期致齊矣茍不害於穀則
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已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公會齊侯于丈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國稱人以未爵命於天子也公羊以稱人為外之也後儒遂謂以朝桓故貶果其外之則當以國稱不稱人矣按齊桓之盟貫會陽穀江黃二國皆稱人夫伯主為二小國合諸侯必其君實來而非微者來明矣二國背楚即齊宜春秋之所善而稱人豈亦仍外之乎誠以未爵命於天子故也則知三國之稱人與

伐不言地謀在前也先地後伐會而謀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會于曹復謀伐鄭也曹不與會故伐鄭之師不與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以急子及壽之賊殺怨惠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

凡諸侯卒皆稱其爵葬則稱之曰公蔡桓之葬獨書侯者史或有訛而啖助以為蔡桓稱侯皆蔡季之賢知請謚也謂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為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惟蔡桓稱侯蓋蔡季告王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故特書之明得禮也胡氏宗其説謂生而稱公為虐